<<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13位ISBN编号:9787807597841

10位ISBN编号: 7807597844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金圣叹

页数:481

译者:周锡山注解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内容概要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是评点大师金圣叹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唐诗选集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金圣叹的诗歌评批计划,仅完成本书——《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即唐诗七律选集。

金圣叹盛年惨遭杀害,诗歌评批计划被迫中断,完整的评本只有这一种,且书前有他儿子金雍收集的 金圣叹的诗歌理论资料,尤其是他与友人论诗的信件,所以弥足珍贵。

金圣叹在本书序中介绍撰写此书的缘起时说:"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

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

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

"这是他为自己心爱的并被他看作"读书种子"的独子而专门编纂、评论的,所以此书的编选和评批 具有金圣叹个人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

其特点表现在选诗的眼光并不是普及性的。

众多公认的名篇,已经入门的儿子和其他读者已经熟读于心,其艺术特点和成就也已了然于心,所以也就不再选入。

选入的作品大多是人们不一定注意的,但在圣叹看来这些篇章是有深邃内涵或高明技巧的精彩诗作, 所以作精心挖掘、揭示、分析和评论。

其独特的风格表现在用他倡导的起承转合的分解法,明确宣布借用制义即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分解法来 研究唐诗。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书籍目录

前言导读卷之一卷之二 鱼庭闻贯卷之三 诗目卷之四上 杜审言 春日京中有怀 大(酉甫)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 沈俭期 兴庆池侍宴 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再人道场纪事 红楼院 龙池 宋之问 三阳宫石淙侍宴得幽字 和赵员外桂阳桥遇佳人 奉和春 和上巴连寒食有怀京洛 初幸太平公主山庄 崔湜 奉和春日幸望春宫 马怀素 奉和人日宴大明宫恩赐彩 缕人胜 奉和立春游 苑迎春 武平一 立春日内出彩花树 刘宪 立春日内出彩花树 奉和春日幸望春宫 韦元旦 兴庆池侍 宴 裴漼 龙池 张说 奉和春日幸望春宫 三月三日承恩游宴定昆池 官庄 幽州新岁作 灉湖 扈从鄂杜间奉呈刑部尚书 山寺 苏颋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 兴庆池侍宴 奉和春日幸望春宫 张九龄 马常侍 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 贾曾 奉和春日出苑瞩目应令 徐安员 闻邻家理筝 李邕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 孙逖 和左司张员外自洛使入京 赠韦侍御及诸公 张谔 路先赴长安逢立春日 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 庾光先 奉和刘采访缙 云南岭作 李憕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 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 贾至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 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 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 乐敢书即事 酬郭给事 早秋山 敕赐百官樱桃 积雨辋川庄作 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 中作 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 使君等诸公 酌酒与裴迪 春日同裴迪过新昌里访吕 逸人不遇 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呈 两省僚友之作 出塞作 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 奉和圣制 从蓬莱向兴庆阁 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 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泉寓目 送杨少府贬郴州 裴迪 春日与王右丞过新昌里访 吕逸人不遇 孟浩然 除夜有怀 登安阳城楼 春情卷之四下 王昌 九日登高 高适 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 夜别韦司士得城字 东平送前卫县 万岁楼 李案少府 重阳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 长沙 崔颢 黄鹤楼 行经华阴 岑参 九日使君席奉饯卫中丞赴 长水 奉送杜相公发益州 省即事 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 扶风别庐 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呈 主簿 两省僚友之作 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 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 禅师房 李硕 送魏万之京 望蓟门 山池 寄綦毋三 宿莹公禅房闻梵 送司勋卢员外 祖咏 万楚 五日观妓 綦毋 崔曙 九日登仙台呈刘明府容 元结 严武 张谓 经陆补阙隐居 刘方平 陶岘 独孤及 皇甫冉 韦应物 皇甫曾 张志和 李白 刘长卿卷之五上 钱起 包何 秦系 李嘉祐 韩翃 郎士元 卢纶 耿(氵韦) 司空曙 李益 崔峒 窦叔向 李端卷之五下 张南史 朱放 窦牟 于鹄 杨郇伯 戴叔伦 朱湾 王建 武元衡 王表 权德舆 刘禹锡 羊士谔 陈羽卷之 六上卷之六下卷之七上卷之七下卷之八上卷之八下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章节摘录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之一圣叹外书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 七言律体。

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

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

则又强欲予粗为之序,予又不能辞也,因复序之。

序日:夫诗之为德也大矣:苞乎天地之初,贯乎终古之后,绵绵暧暧,不知纪极。

虚空无性,自然动摇。

动摇有端 , 音斯作焉。

夫林以风戛而籁若笙竽,泉以石碍而淙如钟鼓。

春阳照空而花英乱发,秋凉荡阶而虫股切声。

无情犹尚弗能自己,岂以人而无诗也哉。

离乎文字之先,缘于怊怅之际。

性与情为挹注,往与今为送迎。

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歙焉善逝。

于是而情之所注无尽,性之受挹为不穷矣。

其为状也,既结体以会妙,又散音以流妍;初吐心以烁幽,转附物而起耀。

其坚也洞乎金石,其轻也比于丝篁。

其远也追乎鬼神,其近也应于风雨。

斯皆元化之所未尝陶钧,江山之所不及相助者也。

盖是眉睫动而早成于内,喉咯转而毕写于外。

彼岂又欲借挥洒于笔林,求润泽于墨江者哉。

苍帝未生,有绳无字。

黄钟先鼓,展气应律。

律之所应, 讴吟遍野。

于是丱角孺子,荷蓑笠而长谣;蓓袖女儿,置懿筐而太息。

太息之声,即是孔圣之所莫删;长谣之语,乃为卜氏之所伏读。

固不待解绳而撰字,贯字以为文,夫然后托肺腑于音辞,树芳馨于文翰者也。

《三百》之目,传乎泗水。

始《关》终《挞》 , 各分章句。

章旬之兴,所由久矣。

章者,段也。

赤白日章,谓比色相宣,则成段也。

斐然成章,亦言成段则可观揽也。

为章于天,错综成段,非散非叠也。

句者,勾也,字相勾连,不得断也。

必至连字之尽,则可勾而绝之也。

夫花本依于萼跗,而花有(韦华)(韦华)之千重;晕特托于云河,而晕有熊熊之万状。

由来妙舞回风,必有缀兆之位;清歌流尘,不失抗坠之节。

此固凡物之恒致,而非学士之雕撰矣。

先师崛兴,众称大匠,虽由独秀,实妙兼通。

兼通者, 先师之才; 独秀者, 先师之道。

才非道,固无酝酿;道非才,亦难翱翔。

此譬如大海必潜大龙,而亦不让鱼虾;大山必称大材,而亦旁罗莎藓者也。

况其周流天涯,曾与万变徘徊,迨于退老故乡,复遭四时侵逼。

因而随物宛转,既各得其本情,加之纵心往还,遂转莹其玄照。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由是而手提劈岳之笔,笔濡溢海之墨,墨临云净之简,简作参天之书。

而亦曾不出于静女天天之桃花,征人依依之杨柳,黄鸟嘤嘤之小响,草虫超超之细材者,此固其所也

是故其篇有几章,章有几句,而止换一字,其余全同者,初吟则恐郁陶,更端始当条畅也。

其篇有几章,而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又全不同者,求伸固只一理,难伸遂仗多言,先欲置理以横断 ,既仍转言而得达也。

又有几章全同,而一章独异者,或情文相缠,而遽吐飚焰,或弥缝久之,而终露廉锷也。

又有章句全异,而末句必同者,众音繁会,而适期悦耳,膏乡齐化,而意在甘口,口之所甘,耳之所 悦,乃在于斯,则不自觉忽忽乎其屡称之也。

凡此者,虽非山上圣元始之手,实已经上圣珪璋之心。

正如离离夜镫,既托昭昭白日,则固锽锽洪钟,非复铮铮细响。

况此又直九合十五诸侯,会星弁以对扬一人。

匪特三顾七十二子,持丹漆以流通万世,则其命为学术之奥区,尊日王人之鸿教,腾跃于《离骚》、

乐府之上,彪炳于大《易》、《尚书》之间,堂堂乎独自成经,其谁谓不宜哉。

自是而降,屈、宋变响,沿流相传,汉、魏不绝。

汉自河、梁而外,实有枚叔、傅仲。

魏当建安之初,并称王、徐、应、刘,其余又有嵇、阮清峻而遥深,左、陆(木片)文以雕采。

吾尝闲访乎翰墨之林,固亦窃骇于龙鸾之多也。

然而王迹歇矣,风人不存,即有荣华,何关制作?

惜乎停云妙笔,尚嗟其狂狷不及受裁也已。

岂况玉树新声,乃欲与《风》、《雅》居然接辔者也。

天不丧文, 聿挺大唐, 斩斧乍息, 人文随变。

圣情则入乎风云,天鉴则比乎日月,帝心则周乎神变,王度则合乎规矩。

于是乘去圣之未远,依名山之多才,酌六经之至中,制一代之妙格。

选言则或五或七,开体则起承转收。

选言或五或七者,少于五则忧其促,多于七则悲其曼也。

开体起承转收者,先欲其如威风之树耀,继欲其如祥麟之无迹也。

当其时也,上自殿廷,下行郡县,内连官闼,外涉关河,以至山阿蕙帐之中,破院芋炉之侧,沧江蓬, 舟之上,怨女锦机之前,固无不波遭风而尽靡,山出云而成雨矣。

夫诗之为言诎也,谓言之所之也。

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

心之所之必于无邪,此孔子之法也。

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无邪,此则《郑》、《卫》不能全删,为孔子之戚也。

今也,一敬遵于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权,而使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言之所之亦必于无邪,然则 唐之律诗,其真为《三百》之所未尝有也。

夫圣者,天之所命以斟酌群言也。

王者,天之所命以总一众动也。

圣人之事,王者必不能代;王者之事,圣人必不敢尸。

然而孔子之时世无王者,则孔子固于斟酌群言之暇,亦既总一众动矣。

如哀周东迁,而奋作《春秋》是也。

大唐之时,世无孔子,则大唐固于总一众动之便,亦遂斟酌群言矣,如惩隋浮艳,而特造律体是也。

故夫唐之律诗,非独一时之佳搆也,是固千圣之绝唱也,吐言尽意之金科也,观文成化之玉牒也。

其必欲至于八句也,其欲其纲领之昭畅也;其不得过于八句也,预坊其芜秽之填厕也。

其四句之前开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献岁发春,而三四如孟夏滔滔也;其四句之后合也,文之终依于情,五六如凉秋转杓,而七八如玄冬肃肃也。

故后之人如欲豫悦以舒气,此可以当歌矣;如欲怆快以疏悲,此可以当书矣;如欲婉曲以陈谏,此可 以当讽矣;如欲揄扬以致美,此可以当颂矣;如欲辨雕以写物,此可以当赋矣;如欲折中以谈道,此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可以当经矣。

何也?

《三百》犹先为诗而后就删,唐律乃先就删而后为诗者也。

大《易》学人金人瑞法名圣叹述撰。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之二圣叹外书鱼庭闻贯雍既于今年二月吉日,力请家先生,上下快 说唐人七言律体,得五百九十五首,从旁笔受其语,退而次第成帙矣。

既复自发敝箧,又得平日私钞家先生与其二三同学所有往来手札,中间但有关涉唐诗律体者,随长随 短,雍皆随手割截,去其他语,止存切要,都来可有百三四十余条。

今拣去其重叠相同者,止录得三十余条。

又根括先生居常在家之书,其头上尾后纸有空白之处,每多信笔题记,其凡涉律体者,又得数十余条

- '又寒家壁间柱上,有浮贴纸条,或竟实署柱壁,其有说律体者,又得数十余条。
- 一一罗而述之,亦复自成一卷。

既不敢没先生生平勤勤之心,又思从来但有一书之前,必有凡例一通,今亦于义为近,因遂列之于首也。

松树子便已如法种讫,今初离立如人也。

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如何敢望 老作龙鳞岁月哉。

谢谢!

尊教讽弟书注当以《世说》刘孝标为最胜者,此语人所同习,弟岂不闻。

但弟今愚意且重分解。

分解本是唐律诗中一定平常之理,何足哓哓多说。

特无奈比来不说既久,骤说便反见怪,故弟不避丑拙,试欲尽出唐人诸诗,与之逐首分之。

然则先生谓弟与唐人分解则可,谓弟与唐人注诗,实非也。

王摩诘十二首先驰览,愿洞照愚意之所存。

其辞则皆儿子之所笔受,最似荒略,宜应稍加润泽。

然而弟意则都不在此。

昨道树有手札,微讽弟注书应如刘孝标。

昔李北海,以其尊人讳善所注《文选》,未免释事忘义,乃更别自作注,一一附事见义。

尊人后见而知不可夺也,因而与己书两行之。

今弟亦不敢诋刘之释事忘义,亦不敢谓己之附事见义,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

"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

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

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其已解也。

知比日选诗甚勤,必能力用此法。

近来接引后贤,老婆心热,无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

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

先曾有王摩诘十二首在道树许,或可索看。

所以先呈道树看者,道树与弟同学三十年,其英分过弟十倍,又且知弟最深,爱弟最切,弟有不当, 能面诤之。

昨亦恐有不当,欲其面诤,故特私之也。

今如索得,看有不当处,便宜直见示。

此自是唐人之事,至公至正,勿以为弟一人之事而代之忌讳也。

法师常说比丘入定相貌,弟子目今与唐律诗分解,恰恰正如其事。

盖比丘入定,必须奋迅而入,出则必须安庠而出。

今律诗之一二正是其奋迅,三四正是其深住定中,五六正是其安庠求出,七八正是其已出定来也。

盖一二如不奋迅,即三四决不得住定中;乃五六如不安庠求出,即七八亦更无从出之处。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弟子目今所以只说得两句话,两句话者,一句是一二必要奋迅而入,一句是五六必要安庠而出。 此亦从法师边学得,绝非别有异事也。

将暑,伏维法体珍重。

万万!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唐诗选本,也是一部金圣叹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文学批评观的著作。有独特的见解,启人神智。

——廖仲安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编辑推荐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介绍了:清人评点之学首推之作,顺治十七年原刻本为底本。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